第六十九卷

文史部四

雜著 長

武王銘 成王卜 文仲隱辭

弔屈原賦 奴券 璇璣圖

五䝁 岳飛檄 怪說

欽宗哀文 洪皓朱弁疏文 倭國

上梁文 瀟湘八景 岳陽樓

靈谷塔影 盧柟賦 唐寅書

王廷陳文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文史部四

雜著　長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於萬世可以爲子孫常特者乎諸大夫謝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

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
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
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
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
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
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暢若恐懼退而爲戒
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
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
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

劒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右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人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

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劒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身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周書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

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聖賢所以賔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婁敬見高帝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寑之

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爲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何之意敖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敖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敖之所以爲敖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錮陵藏金穴據壟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爲也　灼艾集

齊既拘臧文仲興兵襲魯文仲潛遺魯公書隱其辭曰

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褭琴之合愼思之臧我羊
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魯公及大夫莫
能知召母問之母泣下曰吾子拘而木治矣斂小器投
諸台言取郭外萌納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褭者言
趣饗戰鬭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愼思之者言思妻
也臧我羊羊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以同魚同
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
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
也於是以臧母之言軍境上齊乃還文仲不伐魯居東集
賈誼弔屈原賦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

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吁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誶曰已矣國兮莫我知獨壹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螘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

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
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德輝
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而去之彼尋常之汙
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
蟻 賈子

蜀郡王子淵以事驫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
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冢
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
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卽决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
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

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
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
有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盂鑿井浚
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埂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
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踑坐大呶下床振頭垂釣刈芻結
葦臘纑沃不酪佳䤄䤎織履作麤黏省張鳥結網捕魚
繳鴈彈鳬登山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鶩百餘驅
逐鴟鳥持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
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
棷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口壟集破封日中早熭

雞鳴起春調治馬驢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
水作餔滌杯整桉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臛羊膾魚
炰鼈烹茶盡具餔已蓋藏關門塞竇餧猪縱犬勿與鄰
里爭鬬奴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
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
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爲府掾求用錢推紡
惡敗欜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
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
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姧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
醜駡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

癡愚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殘當作俎機木屐及𢑥盤
焚薪作炭石礨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
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
芋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
柘桑三丈一樹八赤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
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
椅盾曳舒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
莞織蓆事訖欲休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
私斂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姧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
當笞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叩頭兩手自搏

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古文苑

山東布衣臣孔璋表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

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
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贓醜敗厥行且斯
人所能者拯孤窮救乏賙患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
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
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
身以明賢臣顧朽材輪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爲
況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
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
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
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

臣是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縫掖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使臣得明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為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唯陛下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

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
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
而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邑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
明主圖之臣瑋死罪死罪死罪　文選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
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默
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性
近於急頗傷妬嫉滔字連波右將軍真之孫朗之第二
子也風神秀偉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之苻堅委
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史以忤旨

謫戍燉煌會堅寇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略乃拜安南將軍留鎭襄陽焉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鎭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廻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千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文章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

之能解因發蒼頭賫至襄陽焉滔省覽錦字感其玅絕
因送陽臺之闕中而具車徒如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
恩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
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盛見傳寫是近代閨怨之宗
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散帙之
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制此
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
帝　大唐新語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毗陵凡二紀閉門
窮學是平里民不得以師之非平里民不得以訾之用

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捨之不難退辱非及巳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不能造於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菰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艓載一甒酒加以飲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修二丈闊三尺施蓬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黮而力遒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其仞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怪形拳踢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鬛魚殼樽一澀峯齾角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皆寄

於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玩眞古人之雅貺也因思秉葦之義不過於詞遂以五篇目之曰五貺 皮日休

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添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氛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卽天時旣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

羽檄叠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倘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顛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詈𤟹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

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
各令知悉 岳飛移僞齊檄

宋石介怪說曰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髠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

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
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
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
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契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
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
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一日蝕一星縮一
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

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子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為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愈可怪也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為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為之不

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已之道唯聞

巳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

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刑鏤聖人之經碎破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經濟類編

宋靖康欽宗卒於金高景山初以訃聞任元受時爲下僚率中原縉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其一略曰時巡萬里羣心久阻於望霓歲閱三星凶問奄傳於馳驛從君以出始慙晉國之亾臣御主而還終媿趙

王之養卒攀號靡及摧殞何窮義不戴天叩九閽而無路禮應投地庶十力之可憑爰竭蚍蜉之誠仰干龍象之馭恭願神遊超越膚識圓明大覺垂慈三靈協祐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功摧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其二曰萬乘墨縗將禦除戎之難六軍縞素咸聲義帝之寃自憐踈逖之蹤莫效纖微之報唯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証三乘趣超十地神明助順中外協謀載木主以徂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旋葬仰慰在天之靈　桯史

宋徽宗崩於五國城洪皓方流遁冷山聞之北面泣血

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慼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餽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謾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吐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卽史所謂操文以祭者時朱少章弁亦羈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畧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

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後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高宗讀之感涕 長水日抄

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皇立位五帝禪權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不足常起滅絶之意天

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賔周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却兵之法臣豈肯軌途拱奉天顏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陛下選股肱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爲上罷戰爲强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剪勝野聞

有民家敝集中得僞漢上梁文其詞曰伏以乾坤遶漢

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於
以濟世安民於以建邦啓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睿智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
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己立賢無方北伐
東征專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畧厲宵衣旰食之勤儼
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
萬福攸同一人有慶胥成周之卜洛如豐沛之寓都展
三輔之皇圖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
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
武燁燁京華工人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量

飛跂翼之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華閲金釘朱戶啓南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偉伏願閶闔開宮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翼金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綱紀四方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翦勝野聞

瀟水出道州湘水出全州至永州而合流焉自湖而南皆二水所經至湘陰始與沅資水會又至洞庭與巴江之水合故湖之南皆可以瀟湘名之若湖之北則漢沔湯湯不得謂之瀟湘瀟湘之景可得聞乎洞庭南來淸以碧疊嶂綿衍千里際以天宇之虛碧雜以煙霞之吞

吐風帆沙鳥出没往來水竹雲林映帶左右朝昏之氣不同四時之候不一此瀟湘之大觀若夫依山爲郭列肆爲居魚鰕之會菱芡之都來者於於往者徐徐林端清氣若有若無翠含山色紅射朝暉餘不盈乎一掬散則滿乎太虛此山市之晴嵐也晴嵐漾波落霞照水有葉其舟捷於飛羽幸濟洪濤將以寧處家人候門觀笑容與此遠浦之歸帆也翼翼其廬瀕崖以居泛泛其艇依荷與蒲有魚可鱠有酒可需妝綸捲網其樂何如西山之暉在我桑榆此漁村之夕照也瞑入松門陰生蓮宇杖錫之僧將歸林莽蒲牢一聲猿驚鶴舉幽谷雲藏

東山月吐此煙寺之晩鍾也苦竹叢翳鷓鴣哀鳴江雲
黯黯江水冥冥翻河倒海若注若傾舞泣珠之淵客悲
鼓瑟之湘靈孤舟老叟寐也無成擁篝獨坐百感塡膺
此瀟湘之夜雨也霜清水落蘆葦蒼蒼群鳥肅肅有列
其行或飮或啄或鳴或翔匪上林之不美懼矰繳之是
將雲飛水宿聊以隨陽此平沙之落鴈也君山南來浩
浩滄溟飄風之不起層浪之不生夜氣旣清靜露斯零
素娥浴水光盪金精倒雹裳之淸影來廣樂之天聲纖
雲不翳上下虛明此洞庭之秋月也歲晏江空風嚴水
結馮夷翦水亂灑飄屑浩歌者誰一蓬載月獨酌寒潭

以寄清絶此江天之暮雪也凡此八景各極其致皆瀟湘之所有也 名山記

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瀟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際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

其喜洋洋者矣　岳陽樓記

四月十五日朕偕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日瓦領禪伯往靈谷觀向日所見塔影朕至誠默禱曰願祝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若果鑑朕誠心則示塔影一已而塔影隨見朕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家給人足民不夭閼物無疵癘若果遂朕心更示塔影一已而復見塔影二一時之間三塔畢見其色始若黃金在鑛含輝未露俄若躍冶之金精光熠燁少焉如泥金布練毫芒紛敷若注若流綺牕彩檽黝堊丹碧粲然呈露至暮有五色圓光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

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已而復見寶公像拱立於
前内官僧官具以來聞朕未之信至十六日復與灌頂
通悟弘濟大國師往塔影之所朕又默祝曰明日朕初
度之辰吉慶福祥則塔影更見已而又見塔影二一照
於壁一映於地與前塔影連而爲七其色若黄或青流
丹炫紫紺緅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水晶洞明若
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琫璖文彩晃耀若淵澄而珠
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青出穴若鳳羽之
陸離若龍章之焱灼若霓旌孔蓋之飄搖金支翠旗之
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瑤草之斕斑若陽燧之

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光吐也巖空而電影掣也閃爍蕩漾動光溢目雖極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雖極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於鈴索振搖寶輪層叠霤甍之鱗鱗闌檻之縱横玲瓏疎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咸見於光中其所服之色各隨而見若鳥雀銜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虛悠揚交舞十七日花徧下其大者如盃小者如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輝照燭皆如前之勝妙十八日朕復往觀塔影光彩大勝於前有雲彩五色輪囷煥衍郁郁蘊蘊非霧非煙低翔裵回葱蘢塔影之上乍

舒乍斂往而復續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見塔影
一而已青篁綠樹之影紛然畢呈塔殿上所製七生九
異香芬馥充達遠近至暮留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在
寺觀之十九日早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來報塔影第
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三見羅漢
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色觀音像一左右見菩薩
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有圓光五色覆於塔上寶
蓋垂蔭瓔珞葳蕤凡物只有一影今一塔而見多影要
非常理所可推測此皆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
佛道超無等德高無比具足萬行闡揚通實釋迦牟尼

佛再見於世以化導羣品是以攝受功至顯諸靈應不可思議朕心欣喜難以名言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必能言塔影之詳然所言亦必不能盡其妙也就令畫工圖來一觀葢萬分得其一二爾茲特遣書相報吉祥如意如來其亮之 孫子參同

盧柟濬人也爲人跅弛不問治生產豪歌詩當所得意下筆數千言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得罪濬令某乃著幽鞫放招賦以自廣其幽鞫曰盧柟既用事逮繫濬獄與幽囚伍脅潰迷惑目無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乎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

定所天顧耕徵眇離玆憲網問諸造物而巳因作賦以
自廣其辭曰帝顓頊之嬋媛兮皇波汪乎姬姜亶海岱
蜿蜒於北陬兮靈宗嘉牒於范陽遝雲雷之霮䨴兮踆
蹀此改南服淑浚土作甘美兮躡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
道以廸惠兮毋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夢文杏霏靴於霄
漢兮芙蓉靡而尚粹濊焱焰儵而進兮應龍鬌鬌而下
聡偵蚴虬以訷談兮頷仡攫而速惴億錯指以羣號兮
朋駓駓而決背倏恍悅以隕虛兮覺懷妊而因甚奢余
降於衛滸兮幼好姱而岦嶷岌青雲之偉冠兮挾長劍
之陸離朝晞余髮於崑崙兮暮濯足於咸池擘招搖以

爲袪兮履彗星以爲綦余長喟其歷之未瑰兮勔脩余
之非芳裁薜荔以爲衣兮秉芙蓉之羣棠集菌茝以爲
輤兮糅杜蘅以爲粻揭旌於蘭皋兮税駕乎芳之塘余
迅減轂以高舉兮汨鑯翮而顛隕謂曾參之殺人兮談
市虎而成慣蒼蠅習習其貝錦兮魚目敓明月之璀璨
嫫母愬以姱嫚兮擯西施之擷娩而自眴蝮虺侊侊於
几篴兮戈鋋森森以剚余目旣阨余之[广卒]麃兮又䜊之
以鈇牽低曼睩彼犴狴兮桀血斷而封矚窅閴怒以蹲
踞兮視將躨跜而矯鷮檻樛蝠以黝軋兮棟倔蠖而黶
翳縲纚纚於伏棧以苦余兮仍反接而窘臂耳嘈嘈若

有聞兮何迍迴而佛愲目烱烱以或見兮佇鏗匆而復
矉神軼氛曶曶以溷瀁兮精憧憧而往來覺塊然滯此
一方兮心慁慁而增哀飂鼠淫喔以嚚余髮兮魑魅含
睇而毷毸傈㗊㗊相喃以對泣兮御紃紏而呵護般遠
余兮紛凮緊鵬鳥之巢蚊睫兮焉能戢此軀也枕雕虎
以燕趢兮又誰知不我虞也悲時晷之遰邁兮曜靈忽
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馳志乎雲
中兮棄精氣而相羊王喬衙衙丙弗顧兮赤松告余又
荒塘行偶偶獨日暮兮安放乎不死之鄉橫衝波而微舟
楫兮天昊搖首而振怒歷太山之坎坷兮魍魎皷聆以

當路猨狖蹇以在柙兮雖輕捷其焉去鳳凰之罹罻羅
兮縛茇茇之華羽抱鬱軫以顛處兮呼蒼天以爲直戒
五嶽與嚮服兮裨河海使聽殛咎繇遠以不聞兮玄武
違而莫惻何羣神之豐豐兮靈炳燿而罔恤夫余旣不
能蟬蛻於茲蕪穢兮眇棄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荒兮
魂茕茕而上度澂青雲之霏霏兮飄風回而霽霧載玉
女於後乘兮飭豐隆以先路羲和儼以驂棄兮望舒翥
而傲御征輕輬之闐闐兮八鸞鏘鏘以迴步承雲霓之
氛霨兮靈旂繽紛蟉虬乎翠羽挹朝霞以爲飧兮吸流
瀣之精英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涕泣

以淋浪兮間緪瑟而咿嚶虙妃歆歔以結軫兮潛咨語
而沉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擘結乎三光撰余轡而
馳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揲三秀兮眺瀛洲之微茫弭余
節兮聊解珮乎扶桑睇南州以凌厲兮嘉桂樹之叢叢
召風伯以驅燠兮謁炎帝於清宮何蒼梧之蓊靄兮重
華穆以揚靈湘密鱗而濜瀼兮二妃胡爲而弗從決白
門以西望兮覿蓐收於金樞氣澔澔以莽曠兮薄晻𣈅
而誰須鷊王母之儷姝兮挾瑤池之芳都指玉勝以爲
約兮歌白雲以相愉荃既婂余以好艾兮絕弱水而進
輅齊玉轂之磤磤兮指寒門而並驁軼鍾山之幽黝兮

令照之以燭龍召玄武爲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託鷖
鳥爲之先後兮問太乙之繚垣靈剡剡以黝約兮鳳凰
承旂而飛軒雷師轟磕以震盪兮列缺閃爍而施鞭
護贔屓以揕闐吒噁而俾還卒攬涕反此舊都兮潔
筳篿從卜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變化互渝
兮斡流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汹穆兮禍福
無門聿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雰盪兮又
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爲廬舍總山川於
毛髮兮騎日月以爲馬夫有虞之潛歷阪兮當曆數之
在躬夏后胼胝而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能震龍漦而

夏櫝兮顧篤禍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劉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鈎而桓榮仲連談笑以却嬴兮胥重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兮贊搖筆以光輔墨不黔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狷介以自湛兮夷顑頷而振古夫道固無涯涘兮行焉知其所如惟恬澹與冥漠兮斯眞人之攸居從委命而棄流兮遊寥廓之鄉忽喪我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之徉徜忽歸魄於玄壤兮又何足傷勉脩余之儆服兮珮芳澤之幽蘭紉揭車之落英兮蘪茳蘺與射干飾翡翠而綴珠

披兮爛的皪而芊眠組綺縞而飄颻兮下結之以雙璠
余婉美而自鑑兮何媒妁之可攀夫君昡而弗御兮亦
余心之嫚嬛系曰天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之心徬徨
輾轉懷憂秪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洞不可量
緘悲歸來卜巫陽勵志肥遯舍大章獲我所思樂無疆
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構父自到死燒其
廬子錢家咸負貸不償構固巳壁立矣今亦更悔念魚
肉盧生何酷耶陰稍稍寬構葬有所讐詩辭呼使從獄
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濬爲大官事益解
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攜構賦游京師貴人間絮泣曰天

乎冤哉盧生也及枏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罔罔從千古哀湘而弔賈乎陸光祖吳人有心計傚謁選得濬令至則首爲更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盧枏旣出獄家益貧乃爲九騷謝陸令而謝榛先生方留滯鄴枏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賜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枏枏則稱客坐右坐握麈尾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鳴毫颯颯儵忽而爲辭若賦各得以意去旣酒醉故態暴發罵其坐人則人人掩耳走避枏竟亦不自得罷還顧橐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也頻躡嚅呰枏不顧曰天生盧枏爲

女曹地耶吳人王世貞治獄大名飛書大伾山中勒邑令具筆札受柟所著集若干卷柟故亦慕稱世貞嘗爲文托謝榛先生致之不達至是見世貞郡臺把臂爲布衣飮三日酒語慷慨恨相見晩也序其賦畧曰跡盧柟所遘逢及狀貌殆中庸人耳既稍得其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廣喻其要歸卒澤於雅子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名能文章家柰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韵之以爲賦若玆乎哉郎盧生所就幽

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槪不得離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夭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耕而室哉耕旣以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爲祠部郎留月餘走越歷吳每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蛾蠓集

吳人唐寅有逸才爲文艷冶駢麗與郡人文林善林自大僕出知温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以示刺史新蔡曹鳳鳳曰此龍門燃尾魚也不久當化去矣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

梁儲視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邪歸以語程詹事
敏政曰吾固聞寅江南奇士也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
萬言遂大被賞異深以梁知巳也會其當行請敏政文
以送之適敏政被命都諸上計者而都穆嫉寅潛譖之
謂有寄請於是用給事者論罷斥寅爲緣貪由此廢嘗
與文徵明書曰竊嘗聞之絫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
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荆軻議於朝而壯
士爲之徵則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
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
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群於鳥獸

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亡其罪綮殷勤敎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皿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產何無何有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賓門下一卒而憚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喪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秉鄉曲之

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斯時也薦紳交游舉首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户轍岐舌而贊交口而稱墻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蘗桑貝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於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涕泗横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鼈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内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颺拳張臂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甑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當

衡者哀憐其窮黜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慼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於執事者於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裂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獰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甂甌破缺衣縷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追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飡蓋不謀其夕也吁歟嗟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

能挽強執銳攬吳荆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為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隱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翺翔藴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托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

吾舌存否也僕素佚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地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游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鷗奮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哧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兒柔弱不任門戶傍無叔伯衣食空絕必爲流莩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

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吾
卿察之

王廷陳字稚欽楚人也少爲文頃刻就多奇氣然好狎遊黏竿風鳶詰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箠朴之輒呼曰大人柰何虐海內名士邪爲翰林庶吉士時有詩名意無可一世者以言事出補裕州知州益驕甚於是監司銜稚欽爲文致逮下獄削秩歸家居愈益自放達人多望而避去焉其繫獄時爲神難文甚奇其辭曰予獄既久請於神曰蓋聞之洞舛者靈也贊貞者天也故哲領不折妖體必離亂魄既褫歆衷每迷故刺聖之刃必

斷毒賢之鴆必覆掩正之剛必裂陷良之阱必夷是神
職也予之獄也奚罪待命移時倦[illegible]憤志恍兮忽兮聆
神之難一難曰醜士懟妍修夫短伉東家之宴西鄰怨
詛是故握珍懷珠而賛尩礫彼有跛鼈稱之駃騠鄰姬
之聲而曰是則明眸汝也蒙垢在伊讓其不滌彼髮不
括若巳蓬首是聲鄰姬明跛鼈而擲尩礫也汝奚無罪
予曰天之畀予厥鑑湛湛乃緇其素詭中以容則予豈
敢予不知罪二難曰據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腴者
瘠依言勢忌失也虎豹違山見威於犬悍夫不戒或懦
襲焉鸞折其翼而鳶啄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不移

夫舍陵趨墊誨擠者也去重卽輕最擲者也服冕不則命裂者也子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往怨所便也汝奚無罪予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恥若疾掩耳冒詈貪主人之利而憚進苦劑予未能也予不知罪三難曰虎搏鄰牛摽弧弗射非已利也虞人布羅獲禽丘若見者弗禁有在野也侁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也故攘鄰之膏以赴盜火庇巳而巳子則塞勢者之賄奪肥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甘以其身賈戾夫存鄰牛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甕而毁虞羅遭虞之疾是眩者爲也汝奚無罪予曰梟搏維雛其母奮翅知

不能庇愛弗已也夫聞啼助勠良所弗忍予不知罪四難曰衆直頌行不勝單倭十堯崇治一桀潰之黠夫伸舌惠口是屈故堅韌不伐決漲不遏鑠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颷不障虞反傷也而予務勁者之擢而孱士之庇汝奚無罪予曰吾寧吾步之蹶誠不能使勁者之肉孱也且覆惡以求立也德强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予不知罪五難曰不援之道存乎托也衆植其援以備攻也王居之烏弋人弗射皇囿之兎獵子不逐集瓚之蠅忍而弗擲苦木之條引手莫牽蕢莢生陛勿剪勿踐其附然也故陽和煦凍虫仁壞無槁品潤國無燥類附之及也子

膚托而子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徒夫終日立不倚不偃衆侍而不休非夫也予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電奔轟閃耀旭昊倏忽殊態改視傴僂而趨償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爲豐績罄折之腰壽其文組如醴之輔頤祿是永故勁項者辱剛膝者斥毅面者黜符中者完旣泄之孔忤臆者扇不薪之焰是天下之至慼也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已倨咎人之僭茲構之由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息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難

劉氏鴻書卷之六十九終